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書

答修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  
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  
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  
為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  
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  
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

於此矣凡所以為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  
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然而暑旱尚存  
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  
則為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  
引咎賑乏為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  
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  
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  
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  
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

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  
忍之心雖其所為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  
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  
君子猶以為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曾  
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  
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  
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  
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為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  
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為之但弗

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  
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  
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  
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以誠  
使可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  
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  
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  
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  
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  
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  
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  
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愠不平亦非  
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  
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  
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  
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

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  
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  
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  
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  
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况  
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盖瘡瘍蠱毒之與  
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  
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  
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

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  
罹焉則亦瘡瘍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  
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執執事之諭雖有所不  
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  
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  
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  
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

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為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紫炭雞鶩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鄉

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閑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

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刻

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纒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叅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闕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

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

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固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



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獠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揚

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諛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

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

得已姑為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高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竒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

全書卷三十一 外集三書 九十一  
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  
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盖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  
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七也足下能信之乎後  
世上陽子之流盖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  
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  
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  
胷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  
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  
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  
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  
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  
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為二兄今日之論  
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  
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  
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  
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

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  
 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  
 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  
 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  
 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  
 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  
 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  
 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  
 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

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  
 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  
 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  
 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  
 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  
 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  
 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  
 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  
 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

金書卷廿一 外集三書 十一  
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事  
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  
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  
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  
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  
其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  
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  
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

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  
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  
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為僕  
漫為含糊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興  
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  
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  
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  
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  
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

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  
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  
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  
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  
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  
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  
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  
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  
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  
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  
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  
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  
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  
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  
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

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頃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

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徃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為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為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為是苟求

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衆皆以為非苟求之心而有執焉未敢以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為學焉在其為學也已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所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

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碣砮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寬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



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興庵與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為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興庵地執兄又舉太極之

辯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

之為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  
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  
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  
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  
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  
者而必曲為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  
其說且自以為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  
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

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  
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  
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  
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為  
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  
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  
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威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  
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  
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

金書卷二十一 外集三書 十一  
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  
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  
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却殊  
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  
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佳子  
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  
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

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  
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  
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  
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  
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  
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  
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  
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  
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

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不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

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歆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盖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

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

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徃徃又為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為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俵俵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

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  
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  
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  
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  
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  
道為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  
而徒闔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  
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  
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

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  
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  
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  
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  
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  
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  
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  
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

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  
益衆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  
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  
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  
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  
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  
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  
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

者不惜往復

二

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  
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  
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  
執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  
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  
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  
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

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

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



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

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執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

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勿匆於接祭執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

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

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恒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

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柳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

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  
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  
將紆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為經久之  
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  
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  
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  
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  
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  
頗為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

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已所有以資異  
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  
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  
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  
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  
榔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  
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漸  
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  
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閔雖小大不

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畧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  
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  
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  
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騫已非一  
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  
不及居則朘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  
子弟而為之鬪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  
狼稍不如意呼呶群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  
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

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  
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况積弱之  
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  
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  
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  
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  
之幸也情感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

巳卯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倦懇惻不一而

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  
感動激發而况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  
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  
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  
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 朝廷曾  
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  
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  
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  
復候 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

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  
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  
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  
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  
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可為邊幅而至於當  
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  
之後逮事 先朝亦既荐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

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  
聖君賢相方興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  
長已矣德蘊壅閉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  
哉伏惟執事才德勲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副大之  
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採真足以廉頑而立懦  
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  
下之韜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  
跂足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  
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為之刷垢雪穢繆承推

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踈外不一以其情為  
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  
之罪不滋為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謚乞非執  
事之憫之也而為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一  
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  
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  
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

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墻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為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為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

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墻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厚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為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歆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



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為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

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

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

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墻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為然自嘆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今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僨事將為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祈以

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為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廼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為

已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踈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疴羸日甚惟養疴立園為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効其心力不致為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

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  
 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  
 相傳以為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  
 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  
 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  
 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  
 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

仁人君子尚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  
 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  
 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  
 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  
 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  
 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  
 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疊庵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懵懵不及少

申欵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  
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為傾  
渴如何可言僕來遠辱問惠登拜感忤舍親宋孔  
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  
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  
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  
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  
之望而自視歔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  
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

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  
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  
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  
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  
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為善  
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  
一叙其為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  
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  
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

蓋鄙心之所歆效者亦畧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  
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  
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  
之後將莫知所在矣况有為之衣衾棺殮者乎是  
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為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  
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欲為之一洗自  
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

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湏一舉庶可少泄此  
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為之經理倘有不便  
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傯中未暇悉所歆  
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  
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  
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為斯道之計  
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月奄逝方在悲悼中

遠陳子文往草草存問闊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群索居即未免墮惰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為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卧

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卧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柁之典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款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畧者刪去



之為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為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為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為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為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

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為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為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剛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間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

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畧康濟之  
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  
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  
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  
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數筭耳亦何保嗇  
之深而必以投人為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  
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為克剛之累不小  
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為是哉八策之中類  
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

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  
為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為利害  
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  
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  
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  
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  
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譎譎屑屑求白  
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  
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

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  
矣用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  
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  
共付丙丁為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  
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為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  
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  
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

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  
者即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  
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  
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廼有齒及不肖者則  
又為之赧顏汗背促躋不安古之君子耻有其名  
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  
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為失  
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  
狂踈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

金書卷七十一  
外集三書  
四十二  
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為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為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為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類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問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

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譏構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為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

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

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其求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

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讒構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為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為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䟽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疴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莫辭想已轉達天不勅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

悉知向方可喜間附知之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  
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  
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為知己之  
憂矣柰何柰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  
矣尚爾查勘未息致使効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  
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  
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湏一白但今日言之又

若有挾而要者柰何柰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  
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  
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  
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  
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蠹特瘡疥之疾群僚百  
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  
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  
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  
恭之誠間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

病廢之人愛莫為助竊為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  
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  
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  
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  
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  
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  
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

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  
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為此一  
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  
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為諸公知人之累  
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為後前  
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  
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畧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  
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  
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



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  
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  
尚何說哉西樵元崖家事極為時輩所擠排殊可  
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  
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  
是以此至此近日常來接見者畧已一講已覺豁然有  
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  
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  
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

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  
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  
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  
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  
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為國為民強力  
有為者為之數年未可以責効也思田之患則幸  
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為廣西諸賊之根株淵

數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寃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為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亦受 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為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

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啟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僕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効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為久遠之圖庶不負 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

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  
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  
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  
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 國家下無以  
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柰何柰何春初思田  
之議悉蒙 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  
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救焚

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  
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  
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  
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  
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為我憇然乎身在  
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  
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  
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  
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

所懷

答見山冢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  
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湏 朝廷憐准與其他日  
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  
足以動煩 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  
以 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  
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為可憂者  
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

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為於時自昔  
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為美顧  
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  
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  
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  
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  
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

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間及者亦時時為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構痰嗽潮熱日益疋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

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

不然將不免為知己之憂矣柰何柰何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尚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後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為萬幸舟中伏枕莫既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卧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踈遙聞  
執事養高歸柳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  
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  
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搔首皆成駭觸忽枉箋  
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  
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  
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  
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柳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

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  
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  
冀照亮不具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二

外集 四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為篇二百有奇浙大叅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為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為僭也吾子以為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



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  
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  
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  
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  
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  
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  
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  
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  
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

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  
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  
為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而不  
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  
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  
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  
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  
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  
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

金華卷七  
夕集四序  
為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  
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  
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  
文獻於此益為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為僉憲陳公而作也古  
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  
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  
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

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  
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  
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  
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  
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  
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  
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  
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  
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

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  
浙遠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  
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  
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  
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  
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  
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  
者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剗刷而  
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

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  
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  
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仿  
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  
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  
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鼓舞以頌公德然  
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  
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  
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

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業。

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目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

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  
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  
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  
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  
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  
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  
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  
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  
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

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  
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  
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墻  
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  
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  
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  
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  
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  
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

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

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備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為十二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

為三十年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分而為三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為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為立春為雨水其候為東風解凍為蟄虫始振為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

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為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育雨之愆而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兩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蠶蜚雨蚤蜃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鸛鵠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

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為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叙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

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為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為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為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為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賸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為之叙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為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為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厘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

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為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為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

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  
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  
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  
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  
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  
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  
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  
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  
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

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  
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  
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  
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後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  
有九其年 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  
史配為孺人在朝之彥咸為歌詩侈 上之德以  
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 命巡

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  
用以俱每陟岵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  
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  
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  
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  
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  
屬守仁叙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要搆  
戲彩以為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為養不必候起居  
奔走扶携以為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

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為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  
之心始樂也子必為是不為彼以拂其情而曰吾  
以為孝其得為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  
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  
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  
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以明我之能  
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  
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  
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

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斬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

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諛，故為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輦，相與捐俸廩之資，鏤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

全書卷十二  
夕集四序  
十三  
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克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

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

金書卷廿二  
外集四序  
十四  
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  
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  
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  
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  
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  
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  
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

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  
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  
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  
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  
意有所得輒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  
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  
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為是固又忘  
魚而釣寄興於麩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  
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

金書卷三十二 外集四序 十五  
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歎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玆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玆旦以上三載寂選鑑以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叙八制為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

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而四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

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畧嘗歷之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為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為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為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為之請於是甘泉子托以考槃陽明子為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闕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



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  
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  
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徃其中雖廬常雲之頂  
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  
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  
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  
時雲谷方為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為予談呼吸屈

伸之術疑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  
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  
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  
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  
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  
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  
入為給事中又遷為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  
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  
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子自

金言卷七十二  
外集四序  
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  
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  
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  
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  
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  
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  
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  
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  
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

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遭若清風之  
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  
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  
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  
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為慈母且  
以為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  
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  
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  
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

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子至皆來請言子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為賀乎夫壽不足以為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子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

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眦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

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靳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為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為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靳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

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為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屬某為之序某之為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為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靳知為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  
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  
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  
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  
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遺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  
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  
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  
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

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  
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畫之用而世守之斯  
其為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  
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  
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  
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  
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  
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  
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

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叅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

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救數十年矣巨奸元慙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

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詭騰誹城狐社鼠之奸  
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  
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  
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  
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  
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  
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恠  
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  
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民

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  
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  
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亶  
亶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  
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  
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為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  
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  
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  
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

反以為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極我也而反以為  
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  
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  
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  
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  
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  
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  
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  
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

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為不善養而操  
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為哉衆皆默然良久曰  
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  
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  
之遄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  
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峽  
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



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教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為重舉職為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為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為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為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頃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

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徭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

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鈎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為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

怠忘其身之為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為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既

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為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為省吾道之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終



